

浅析帕慕克小说与绘画艺术

严天峻 文学院汉语言试验班12级 2012213535

摘要: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赋予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布局谋篇,全篇洋溢着红色、黑色等色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审视了土耳其人的历史、文化、艺术,展示了人性的复杂与裂变,思考了文明的冲突与共存等问题。在帕慕克的作品中,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兼备两种艺术的灵韵。

关键词:奥尔罕·帕慕克;色彩叙事;绘画情结;细密画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从六岁开始学绘画,一直学到二十二岁,对他后来的写作产生了极大影响。直到1974年才停止绘画,正式开始写作生涯。长达十六年的绘画学习,使得帕慕克十分熟练地掌握了波斯、伊斯兰传统的细密画知识与技法,也使他在西方文化东渐的土耳其现代社会中深入地了解欧洲透视画法,因而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表现出强烈的绘画情结,绘画艺术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也给了他描绘人事物的能力与智慧,他能够让色彩说话,成为有血肉的文学形象,参与到文学叙事中来,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从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1979)到2008年发表的《纯真博物馆》都或浓或淡地呈现着这一风格特色,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

为了写这本小说,他花了极大功夫研究伊斯兰工笔画,并用这个方式来说故事。这个绘画传统和西方威尼斯传来的“文艺复兴”的绘画传统——也就是有“透视”并以人物为主体的“呈现画法”——发生冲突,而最终被后者所取代。然而,当帕慕克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审视这两个绘画传统的时候,他并没有重蹈中国五四时期崇今抑古的路子,而是从经过西方文明洗礼后的文学角度来探讨这一个伊斯兰绘画的老传统,并用小说的笔法将之重塑,他的叙事手法也是“工笔”式的,而且细致入微。

土耳其地处中亚和欧洲之间,既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又是西方“小资”文化在中亚的摇篮,土耳其的近代史更是一部宗教(回教为主)和世俗化冲突的历史,土耳其的现代“国父”凯默尔和孙中山的地位相似,也是一位现代“民族国家”的创立者。帕慕克在土耳其的前首都伊斯坦布尔亲身经历了这一段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史,当然感受很深,所以对他而研究伊斯兰工笔画就是重新发掘埋藏多年的历史。奥斯曼帝国(1290—1922)的前半期恰是工笔画最盛的时代,但是当本书故事发生的时候(十六世纪),一位苏丹秘密召集全国顶级工笔画家为他作画,但却须要用西方画法!这在伊斯兰传统中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其中一位画家因而被谋杀。

伊斯兰绘画的传统是以荣耀上帝阿拉为出发点,而阿拉的视野就是“全知”的视野,没有人的视角。这个传统产生了几位大师,后世的画师皆须摹拟,为什么要临摹?因为早已有一个完美的楷模,它的尽善尽美乃阿拉所授,后人只能向往或模仿这个理想世界。推而论之,历史性的画面,如以阿拉的视野来衡量,也是最全面的。然而问题也在于此:所有的画家的人性都是片面的,有缺陷的,如何画得全面?帕慕克用一位画师的语气说:“画就是观看和记忆”——先看后记,但画多了则不需要眼睛,全凭记忆,所以书中有两三个故事都是说画家在“功夫”臻入化境后,自愿受罚而盲,或干脆自盲。第十四章中借用一个画匠的口吻说了一段话,发人深省:“在插图艺术之前是黑暗,其后也将复归黑暗。我们以色彩颜料、艺术和爱来记忆阿拉的命令——他让我们看。求知就是记得我们曾经看过的;看也就是没有记忆的知觉。所以,绘画就是记得黑暗。伟大的画家皆嗜爱画艺,也看到色彩和视觉皆从黑暗而来,更渴望经由色彩回归到阿拉的黑暗。”

这一套哲理,毋宁说是对画师和小说家帕慕克的一大挑战。用一句浅显的话来说,就是如何用精描细述的文学“色彩”来表达一种“全面”而又虚空的宗教哲理?它既要“宏观”又要“微观”,既要在时间的范畴之内说故事,又要达到一种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理想意境。

帕慕克具有出色的绘画功底,深知颜色、色彩的表现力量,在他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已经较好地把握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有机地融合起来,写出了不少充满色彩美、语言美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帕慕克借用伊斯兰传统绘画中细密画的方法写出的文学精品,小说描写的内容是画家的故事、运用的方法是绘画的方法:1591年,在伊斯坦布尔,一位苏丹的细密画家高雅被人谋杀,尸体被野蛮地抛入一口深井。画家生前接收了一项苏丹的秘密委托,与其他三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用欧洲的画法——透视法绘制一本旷世之作,颂扬苏丹的生活与帝国。他的死亡显然与这项秘密任务有关。他希望能有人惩罚凶手为自己复仇。此时书中的一位叙述者青年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他疯狂爱了二十年的美丽表妹谢库瑞早已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但孩子的父亲上战场后音讯全无,谢库瑞于是搬回家中与父亲,也就是受苏丹秘密委托的长者同住。黑的来访打破了谢库瑞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紧接着,谢库瑞的父亲也在家中惨遭杀害。所有牵涉其中的画师都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仍然疯狂爱着谢库瑞的黑情急之下与她结婚。颇有心计的新娘拒绝与新丈夫同床,提出要把找到杀父仇人报仇之后才能同居。苏丹要求宫廷绘画大师奥斯曼和青年黑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凶手的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里。大师与黑把能搜集到的秘密绘制的图画都拿来一一对比,试图找出凶手偷走的最后一幅图的根本原因,观看研究这些画作,使他们毕生绘画生涯的受到了冲击,西方透视法笔下的所有图像都令他们感到了对伊斯兰创造之神阿拉的亵渎,但他们没有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又从高雅先生的尸体旁留下了一幅草草绘就的马图中寻找,它画得是一匹骏逸、简单、栗色的马,有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缺陷——裂鼻。他们请所有可能与案件有关的画师重新画一幅自己心中的马,试图找出线索,狡诈的凶手又逃脱了大师的审查。最后,大师和黑请求进入苏丹的宝库,查看宝库里收集的各种画册与国外的绘画赠品,找出裂鼻马的出处和画派。大师在宝库中饱览绘画珍品,最终心满意足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也做出了谁是凶手的判断。黑从宝库出来一一拜访三位画师,最终找到了真凶——奥斯曼大师的徒弟、才华突出的橄榄,然而为时已晚,橄榄夺下了黑手中的匕首,刺向了黑。之后,凶手急匆匆赶到码头,准备离开,这时有一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是黑的情敌,谢库瑞热情的追求者,黑暗之中凭着凶手橄榄手中的匕首,误以为拦住的就是情敌黑,就杀死了他,无意中替高雅画师和长者报了仇。受伤的黑血肉模糊地回到家,终于如愿以偿,与谢库瑞同床共枕,共同生活。

而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是细密画这一东方特有艺术的运用。从小说细节描写上来看,小说本身就以文字绘出的一幅/史诗式的细密画⁰。细密画是伊斯兰绘画艺术一种精细刻画的小型绘画。主要用作书籍的插图及封面和扉页上的装饰图案。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有的画在羊皮纸上,有的画在纸上,也有的画在书籍封面的象牙板或木板上,形式不一。多数采用矿物质颜料绘制,甚至把珍珠、蓝宝石磨成粉当颜料,对后世艺术有相当影响。帕慕克从六岁到二十二岁一直学习绘画,对绘画艺术有较深入的了解,对伊斯兰世界的古典绘画细密画非常钟情,从中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灵感,他认为是细密画的方法让他构思出《我的名字叫红》。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名字叫红》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正是凭借他深厚的绘画修养,《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作本身带上了细密画的特色,每一章节都是一张人物心理图画的细腻描摹。

运用颜色、色彩叙事是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第三十一章/我的名叫红⁰以红颜色的自述,表现了红色无处不在的存在状态,也似一幅红色绘成的逼真图画“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读着这样细密的文字,读者犹如走进了一个红色服装展,同时获得一种鲜明的色彩感。

帕慕克小说运用绘画技法构思作品,运用颜色进行叙事,运用历史画家故事组织小说内容,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以伊斯兰传统细密画的方式构局谋篇,文学与绘画两种艺术形成了互动、互补、契合的关系,使小说创作兼备了绘画与文学两种艺术的灵韵,这对文学家与美术家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457.

鲍时东.情感的语——关于色调.艺术教育, 2004, (4): 75.

帕慕克.帕慕克答记者问.中国日报, 2006 -10 -12(11).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